



捕蛇人

苏联文学译丛



重 庆 出 版 社

捕蛇人

作者：〔苏〕И·卡列林

译者：张敬铭 业兰、锡华译

重 庆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王从学

封面设计：杨仁敏

捕蛇人

张敬铭 亚兰 锦华 译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9.125 插页：2 字数：146千

1985年11月第一版 198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600

书号：10114·200

定价：0.98元

前 言

我们的许多读者，对于以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巨匠为代表的俄国文学是偏爱的。究其原因，那就是如鲁迅先生所说：“俄国的文学，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者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为人生的文学揭露的是旧社会制度的黑暗和腐朽，描写的是人们在旧制度摧残下所过的痛苦生活，讴歌的是他们在痛苦生活的重压下仍然保持着人性美的高尚情操，展现的是人们为了追求理想而进行的挣扎和斗争。它给予读者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对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憎恨，以及对一切正直善良的受剥削受压迫者的深切同情。迈入俄罗斯文学的宝库，看到人物画廊中形形色色充满追求、挣

扎、辛酸和痛苦的人生，自然会受到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的熏陶，从而激发起推翻旧制度、创造新生活的革命热情。而在这文学宝库中，社会生活画面展现之广阔，人物个性创造之丰富，主人公灵魂挖掘的深刻，又给人以巨大的艺术享受，促使人们为理想的人生，幸福的生活而献身。我们的革命前辈中不少人在精神成长的过程中，都亲身感受过俄国文学的培育和滋养。著名作家巴金就曾把俄国文艺比喻为黑色沃土中开出的痛苦的花朵，而这灿烂的鲜花之根蒂就是深植于人民生活的沃土之中。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但不论社会制度发生怎样的变化，正确与谬误，先进与落后，革新与保守，简言之即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的斗争尽管具体内容和形式有所不同，但却永远不会止息。不仅如此，这种斗争甚至可说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存的。以无产阶级文豪高尔基为奠基人的苏联文学，其优秀作品继承着俄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艺术传统，始终以揭露假恶丑、讴歌真善美为己任，因而也赢得了我们广大读者的衷心喜爱。翻开苏联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描写史无前例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表现苏联人民可歌可泣的反法西斯战争，还是反映战前战后的经济建设，读者处处都感觉得到渗入在社会生活各个

领域之中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的斗争。

战后几十年，苏联社会处于经济恢复与和平建设时期。读者所喜爱的许多作品，如：《我们这里已是早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茹尔宾一家》……主要都是反映苏联战后的经济恢复和建设。而以战争中的英雄人物为题材的作品，如：《青年近卫军》、《真正的人》、《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更是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科学和技术的飞速发展，物质财富的相对丰富，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都置身在一种表面上不易觉察，实则时时处处存在着的物质与精神的抗衡之中，这种矛盾往往是隐蔽的，深刻的，有时甚至是尖锐而复杂的。人们如果不用高尚的道德情操武装自己，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便会一味地追求各种实际利益，轻视精神道德价值，严重的乃至道德沦丧，人性泯灭。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的斗争越来越多地表现在个人的灵魂和思想深处。以现实主义传统为创作手法，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苏联当代优秀作家，不能不关心和注意到人们灵魂深处的这种斗争，因此当代的苏联文学普遍比较注意道德问题的探索，许多作品大多以构成社会基层的普通劳动人民为主人公，展示的是普通人的生，描写的是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抒发的是普

通人的喜怒哀乐。当代的一些作家写的似乎多是凡人琐事，但其意义正在于通过平凡人的遭遇和命运揭示社会的矛盾和弊病，以期引起重视和警觉，进而加以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深化和发展。

十月革命后成长起来的苏联当代著名作家拉扎里·维克托罗维奇·卡列林就不愧为一位揭示灵魂斗争的能手，他对普通人的命运非常关注，对社会生活的观察细致入微，常有独到之处。他于一九二〇年出生于莫斯科，一九四三年于苏联国家电影学院剧作系毕业，在卫国战争时期就已开始写作，前后发表过不少中短篇小说、电影剧本和特写。近几年来，他的作品开始引起中国读者的注意，翻译界陆续把他的几部中篇小说译成了中文，获得了好评。长篇小说《捕蛇人》是卡列林在一九八二年发表的新作。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帕维尔·绍罗霍夫是一位受过高等专业教育的经济工作人员，大学毕业后一帆风顺，平步青云，二十八岁就当上了莫斯科最大一家糖果食品店的经理。后因参与经济犯罪活动被判处八年徒刑。由于他服刑时表现较好，因而提前四年获释。获释后为了攒钱重返莫斯科，他在卡拉-卡尔捕了一年蛇，练就了一手过硬的捕蛇本领，《捕蛇人》之名即由此而来。小

说从捕蛇人帕维尔返回莫斯科之日开始，集中描写了他在短暂的五天之内，面临经济罪犯团伙的威迫利诱，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犹豫彷徨，以及在灵与肉两方面所经历的一场生死搏斗。以列娜为代表的普通劳动人民对迷途者帕维尔伸出了援助之手，真诚地帮助他返回人民的行列，重新走上正确的生活道路。而以米特里奇为代表的罪恶势力，为了巩固他们的地盘，确保黑幕不被揭穿，施尽卑劣的手段，象蛇蝎一样缠住帕维尔，力图再度把他拉入犯罪分子的深渊。当帕维尔决心弃旧图新，迈步踏上新生之路的时候，犯罪团伙的头目们不甘心灭亡，终于采取孤注一掷的手段，指使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帕维尔下了毒手。

作者通过帕维尔的遭遇尖锐地揭露了莫斯科商业界某些工作人员营私舞弊、为非作歹的罪恶行径，着重描写了那些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犯罪分子中人际之间唯利是图的关系。帕维尔在五天之内接触的人和事，如他和前妻季娜伊达的会面，为食品店经理彼得·科托夫送葬以及葬后宴等情节，充分地说明了那些利欲熏心之徒相互间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金钱利害关系，彼此绝无任何信义、情谊可言，就连夫妻之间都没有丝毫真正的感情。在那个崇拜金钱地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集团中，一切都取决于权势的大小和实力

强弱的对比。然而作者并没有把反面人物脸谱化，概念化，而是通过对不同个性的生动描写，揭穿他们的假面，暴露他们肮脏卑微的灵魂，揭示了罪恶势力表面上气势汹汹骨子里作贼心虚的实质。

鱼店副经理米特里奇可说是一个塑造得比较成功的人物。作者直接描写他的笔墨并不很多，然而却相当传神：他时而伪装和善，时而凶相毕露，忽而趾高气扬，得意忘形，忽而神魂不安，坐卧不宁，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嘴脸，读来如见其人。从他的社会地位、言谈举止和衣着教养来看，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然而他的能量不小，上下左右，八方联络，称得上神通广大。他为人奸诈狡猾，隐蔽得很深，正如书中一个人物所说，他是“一个捉摸不透的幽灵，一个八面玲珑的球”。如果把各种社会渣滓和蛀虫所组成的黑社会比喻为蛇蝎窝的话，那么象米特里奇这样的败类就可说是一条眼镜蛇。当帕维尔看懂了科托夫临终前留给他的笔记本，明白了他面对的犯罪团伙有多大的势头之后，连这位捕蛇能手也禁不住倒抽一口冷气，深感要战胜社会上的蛇蝎比制服真正的毒蛇更危险、更艰难。

书中描写的犯罪团伙中另一位重要人物科托夫也是一家糖果店的经理。当读者和他见面时，

他已经是气息奄奄、危在旦夕了。人在弥留之际往往要回顾自己的一生，总结人生的经验和教训。可是，科托夫有什么值得回顾的美好记忆呢？为了盗窃人民的财产，他一直过着逃犯似的生活，他经常想方设法调换工作，为的是一旦事情败露时能拔脚脱身；他提心吊胆，戒备森严，唯恐被人摸清了底细，露出窃贼的真相。他费尽心机，逃脱了人民的审判和惩罚，但到头来，却逃脱不了生活和良心对他的惩处。尽管他成了富翁，但他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沉重的，他没有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不曾享受过普通正派人所享受的幸福，他满腹心事不能对人言，长期的孤独和内心的煎熬损害了他的健康，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临终时他认识到“钱决定不了什么”，否定了他自己所走的人生道路。作者对他的葬后宴和出殡仪式有一段相当出色的描写。葬后宴名义上是为悼念科托夫举办的，实际上不过是一帮狐群狗党借机大吃大喝；从表面上看，送殡的汽车队列成行，气势不同凡响，但在送殡的路上常有欢声笑语，殡葬仪式上也没有任何人说得出一句悼念死者的话。事实证明，死者的生活没有意义，生命毫无价值。从他死后留下的笔记本来看，他后期已有所悔悟，已经独自开始在暗中侦查犯罪团伙的内情，准备揭开黑幕。而从科托夫在笔记本

里画的神秘图表来看，一方面可见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泛滥到何等程度，蛀虫们上下串通，互相勾结，肆无忌惮地盗窃人民的财产，不少人却依然逍遥法外，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失足者不慎陷身于盗窃团伙，若想洗手不干，改恶从善，那便有招来杀身之祸的危险。帕维尔把笔记本交给司法机关之后立即被人暗算便是一个例证。

帕维尔是作家着力描写的中心人物。作者把他抛进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的搏斗旋涡里，让他经受外界和自身的两极尖锐矛盾的考验，时刻处在非此即彼的生死抉择中。要想求得灵魂的新生，就有可能招致肉体的灭亡，如若随波逐流，听任米特里奇之流继续作恶，固然可以苟且偷安于一时，但却要沉沦为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过去误入歧途，走的就是浑浑噩噩、贪图享受的道路，如今若要重走老路，自然是轻车熟路，不用费力，而要同盗窃团伙一刀两断，则必须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尤其要在灵魂深处来一个彻底的自我否定，下定决心，痛改前非。没有灵魂的大觉醒，就不可能获得弃旧图新的大决心。生活的逻辑就是这样严酷，不是与罪犯们彻底决裂，就是与他们同流合污，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面对生活的严峻考验，帕维尔必须在灵魂深处迅速作出抉择。科

托夫的前车之鉴不可能不给他以深刻的启示，列娜的爱情，儿子和亲人们的期望，无疑地也给了他巨大的鼓舞，促使他终于作出了正确的抉择。作家在表现帕维尔这个处境困难、在歧途徘徊的人物形象时，一方面巧妙地显示了社会上善恶两种力量对他的影响，另方面突出描写主人公复杂的心理活动，把他灵魂深处的爱憎以及善恶两方面的斗争都清楚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因而主人公的灵魂复苏进程使人感到真实可信。帕维尔被刺的结局也颇有深意，符合生活的真实，因为现实生活中善恶两种势力的斗争可以分回合但永远不会终结。

这部作品里唯一放射出光彩的人物形象就是女主人公列娜。和作者过去所写的中篇《墙后》、《地震带》一样，卡列林仍然是把他关于心灵美的理想寄托在书中的女主人公身上。列娜是一位普通的心地善良的苏联妇女，尽管她个人遭遇到种种不幸，但在生活中总是热忱地竭尽全力帮助别人。她有意地选择了并热爱夜里看护危急病人这种辛劳繁重的职业，为的是尽可能多地从死神手里挽救别人的生命。她是自觉地要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贡献给社会和人民。遇到帕维尔这样的迷途者，她能够不计得失地努力挽救他，帮助他走到正路上来，这和她助人为乐的基本性格与为人是

相一致的。这个人物虽然谈不上是什么高大的英雄形象，也没有完成可以载入史册的业绩，但在生活中，象她这样的人，有如夜空中灿烂的星星，以她的真善美的情操散发着生命的光和热，使人世间显得更加温暖而美好。这个形象的艺术价值正在于此。象她这样的成千上万的普通善良人，对于社会的净化工作来说，有很大的辅助意义，好比处理污水的微生物，单个的力量虽小，但数量多了，便可发挥难以估量的作用。

作家还用对比的手法刻划了另一个与列娜相对立的妇女形象，那就是女售货员薇拉。这是一个被金钱腐蚀了的灵魂，又是被罪恶势力利用来腐蚀别人的市侩。帕维尔内心里“灵与肉”的斗争也表现在他和这两个不同类型的妇女的关系中。

这部小说是富有时代感和现实感的。卡列林将用生动朴实的语言，细腻传神的情节描写把读者带到八十年代的莫斯科去，读者将要看到的，不仅有现代化大都市的雄伟建筑，来往车辆川流不息的马路，而且还有隐藏在这繁忙生活底下的犯罪势力的活动。

本书的前十七章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夏志德副教授的大力帮助和指教，十八至三十章由北师大苏联文学研究所蓝英年副教授在文字上进行了加工润色，谨向他们表示衷

心的感谢。译者们为水平所限，讹误在所难免，
敬请翻译界前辈、同行们不吝指教。

张敬铭

一九八四年十月

从阿什哈巴德开出的快车，徐徐驶进了莫斯科喀山车站的站台。列车在沙漠里经过长途旅行，车厢上蒙着满满的一层尘土。车还没有停稳，就闻到了一股西瓜的香味。粘在车厢上的卡拉库姆沙漠里的细沙被莫斯科的风夹带起来，从等候接车的人们脸上掠过，使人感到既陌生又刺脸。列车完成了艰难的旅程，疲惫地停了下来。

乘坐这次列车的人们也疲惫不堪。他们从车厢里走出来，不象通常乘短途车的旅客那样活跃。人们都被行李压弯了腰，身上挂满了早熟的甜瓜和西瓜，手里提着绳子捆住的木条箱子，里面装着大个儿的西红柿和水汪汪的玫瑰香葡萄。整个站台上立即充满了哈密瓜和葡萄的香味，还有一股又酸又涩的麝香葡萄酒味儿。干哈密瓜的香味扑鼻，特别甜美，也不知是谁摔裂了一个西瓜，那味儿真叫人心醉。喀山车站霎时间成了阿什哈巴德的市场，只是房屋后面看不见山脉，这儿的人们不那么大声嚷嚷，连刚被接下车的人们也不

高声喧哗。一路上热不可当，人们都弄得精疲力竭，他们急巴巴地奔往北方来，谁知莫斯科的天气也热得惊人。

第一批走上站台的人群中有一个男人，他几乎没带什么行李，一只小箱子，上面拴了个不大的甜瓜。只带这点东西应该去坐飞机，而不该在六月底磨磨蹭蹭地穿过土库曼尼亚，那地方有时热得连大地都好象烤焦了。

来人认识路，信心十足地走进地铁的入口。他的年纪约莫四十上下。晒得黝黑的脸使他显得老相，但他走起路来步态潇洒又显得年轻。他晃动着小箱子，有时突然挺直身子，惊讶而贪婪地瞧着，似乎认出了什么人。他身上的西服原来相当好，因为晒得太狠已经褪色了。他长得又高又瘦，肩膀结实，褐色的手很有力量，手上有几道象是刀砍的粗大疤痕，从远处都能看见。

来人在地铁的前厅站住，沿着拱顶慢慢地扫视了一遍。他辨认着，仔细地辨认着，他此刻在辨认着自己，那个从前的、以往的生活中的自己。他当然不是个来客，他是回家来了。

他在回忆莫斯科，因为曾经远远地离开过它，离得很远很远，他回忆着，并不克制自己，听凭记忆的指引来到一些全然意想不到的地方，不一定是他过去在莫斯科生活的主要地方。而地铁，

对他来说也并不重要，他很少坐地铁，尤其是后来那几年。但记忆却一直在诱使他到这最早建成的车站来走走。大概是因为这儿能使他回忆起青年时代。有一次，在共青团车站，在开庆祝会的大厅里，他和女友定了个约会。然而她没来。她是谁已经忘了，但还记得她没有来。青年时代受的那次屈辱还记得，那屈辱甚至还带着气味，是一股湿抹布加锯末的气味，因为当时身旁有个穿蓝罩衣的女人用包着抹布的刷子在擦洗大理石地板，差点碰着他的脚。现在当他停留在这儿环顾四周的时候，想起了那女人拱起的背。不知为什么，想起他忘了的那个姑娘没有来，似乎还很高兴。想起当时那刺心的痛苦和近于绝望的等待也令人愉快。现在他不可能有那时的感情了。

他乘车去猎货市场站（旧地名在他头脑里扎了根），一路上并没有什么想法。曾经多少次，他在想象中回莫斯科时，走的就是这条路，就是站在车厢的这个角落里摇晃。此刻他正在这里，在这儿摇晃，隧道壁在车厢外成片地流过，他此刻正在莫斯科，进到它的内脏来了，周围都是人，还有妇女，耳边是莫斯科特有的语言，信心十足地把“O”读成“A”音。他用鼻孔捕捉着地铁中那种微微发苦的气味，这是他怀念过的——怀念过的事有多少啊！然而，此刻他的脑子里却空空如